

风雨里程

卫乃如 口述
韩仲民 整理

中共孟津县委党史办公室

风 雨 里 程

卫乃如 口述
韩仲民 整理

中共孟津县委党史办公室

风 雨 里 程

主办单位：中共孟津县委党史办公室

批准机关：洛阳市新闻出版局

准印证号：豫内资洛新办通字（97）007号

印刷单位：孟津县印刷厂

印刷数量：1000 册

发送范围：县直机关党组织

工本费：10.00 元

序

卫乃如同志在八十寿诞即将到来之际，完成了回忆录《风雨里程》的出版，偿了夙愿。其壮心未已的气概，令人叹服。

卫乃如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1948年3月奉命由太岳根据地调入孟津，开辟解放区。历任一区区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副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嵩县县委副书记、洛阳地区农干校党委书记、洛阳地区百货站党委书记等职。几十年如一日，风风雨雨，孜孜恩恩，艰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与孟津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深受广大群众所拥戴。称赞他是“群众贴心的县委书记”。我们跟随卫乃如同志工作多年，受到他的熏陶和教育，深知他的为人。

卫乃如少年立志，爱国情殷。当看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腐败无能，祖国半壁河山沦丧。他痛彻心脾，毅然弃学，投身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奔走呼号，唤醒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出入

太行、王屋，与鬼子血火相拼，曾屡立战功，受到嘉奖。被提任为区农会主席、区长。

卫乃如信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从不搞特殊化，不搞以权谋私。1958年，当县城被洪水围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的保姆几次要求，把孩子们转移到安全地方。他执意不让。凛然而又深情地说：“大家都在看着我，你们如果一走，人心就会更乱。你们千万不能离开一步，咱就和广大群众同患难，共生死。”当孩子们逐渐长大，应该安排工作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把他们送到乡下插队落户。送往部队当通讯兵、炊事员、电话兵。好心的亲友劝阻他，他却给大家讲《触詟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笑着回答：“孩子们从小吃点苦，长大有好处。”

卫乃如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从来不贪图个人享受，不沾公家一点便宜。1964年“小四清”时，他因从财政局处理物品中买了一件旧大衣。后来有人提意见，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带头退回。他不吸烟，不喝酒。每逢下乡，总是步行

或骑自行车。就凭自己一双腿，走遍了孟津的一山一岭，一沟一村。他对孟津的乡情、村情、群情、了如指掌。在乡下也不知道他结识了多少个“穷朋友”。反正，只要他走到那个村庄，都会有成群的人们从家里出来迎接他，亲热地呼唤他“老卫”，称赞他是“老八路”，拉着手往家里请。逢年过节，不是下级和穷朋友来给他送礼拜年，而是他走下去向老百姓祝贺节日。一旦被他知道谁家没有了细粮，谁家有病人吃不起药，打不起针，他马上就想方设法给以救济。甚至多少次自己掏腰包，来为“穷朋友”排忧解难。这些人一直惦记着他，直到他离休之后，还常常来他家做“座上客”。对待干部亦是关怀备至，在外工作的孟津籍老干部探家，不管认识不认识，却要找他叙叙乡情。凡提出要求，他都按照党的政策一一给予解决。真正解决不了的，就写信很客气的讲明。对下级，只要一听说谁有了病，谁家出了什么事，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亲自到医院、家庭去探望，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难怪在“文革”中，身处逆境时，有那么多的群众、干部关怀他、照顾他、保护他。离休以后，他不离孟

津，继续关心着孟津的建设事业，贡献余热。他和孟津人民真正是心连心，不解缘。

卫乃如辛勤工作，政绩斐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领导着孟津人民修路、种树、架电、办工业、深翻土地、兴办水利、开展多种经营。孟津人心里有一本帐：年年冬春搞深翻改土，山岭被治理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年年搞水利建设，打井、建站、修库、挖池，全县水浇地面积达到10余万亩。尤其是黄河大渠，更可说是一座丰碑。仅此一项工程，使一个“夏秋水汪汪，冬春白茫茫”的老灾区，变成了“小江南”、“鱼米乡”，把10余万名群众从困厄之中拯救出来。人们唱了千万年那首辛酸歌谣：“下去沟口坡，扒住米汤锅，清早红薯饭，晚上糠窝窝”。一下子变成了欢畅的词曲：“大米饭，白蒸馍，社会主义好生活”。1958年11月12日，卫乃如同志在郑州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1958年党中央提出“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他头脑也发过热。不顾主观客观条件，盲目推行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

堂以及高指标、高征购、搞浮夸、反瞒产等错误运动，造成群众吃不饱饭，离家出走，使生产力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到纠正“五风”时，自己主动进了集训班。虽然，卫乃如同志参加了1961年底党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中央领导都揽了责任，给下边同志都平了反。但是，卫乃如同志至今提起这段往事，还深感内疚。

“文化大革命”中，卫乃如同志被打成“孟津县头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数次地被批斗，戴高帽、游乡、打入“废料库”反省，受尽了折磨。但他仍坚守党的信仰，坚守人民公仆的原则，忠贞不渝。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也没有被恢复到应有的荣誉位置。对此，我们深表同情。

卫乃如同志离休之后，有一个心愿：他要写一本回忆录，把他人生之旅最有意义的事件写出来，主要给他的亲友和子孙们看，让子孙们知道，他是怎样从患难艰苦之中走过来的，怎样才有了今天。要让子孙们世世代代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受老领导的重托，担起了《风雨里程》

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基本上由卫乃如同志口授，我们记录整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从谋篇到成文，都非常粗陋。我们的拙手笨笔，不会写什么华美的篇章。我们只会老老实实，一事一记，在语言上不雕琢，不溢美。让人们能够看清事件的真实面貌。

《风雨里程》一书的出版，得到县委书记张庆义，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潘兆民等县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指示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编稿和出版工作。使此书得以和更多的读者见面。这是一本翔实的史料结集。全书共 64 篇，其中有 43 篇记述有关孟津的内容。阅读它，不仅可以使你对一个享有崇高威信的党的老干部增进了解；而且可以使你对孟津县解放以来的进步和变化增加了解和认识。

最后，我们殷切期望着读者诸君对本书文字写作给以批评示正。

陈宏道 韩志久
韩仲民 黄树林
李本章 和应林
1996 年国庆节

目 录

序	(1)
幼年家况	(1)
学生时代	(6)
投身革命	(10)
参加“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	(13)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7)
转入地下斗争	(19)
艰苦的抗日战争	(25)
一场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	(28)
到孟津保障村侦察	(36)
接上了组织关系	(39)
拔除陈岭据点	(41)
支援皮徐支队挺进豫西	(44)
开展反奸霸斗争	(48)
“东三村”自卫防守	(51)
参加“八三”战役	(54)
平息红会暴乱	(56)

晋南参战	(60)
支援陈谢大军强渡黄河	(63)
从“老区”到“新区”	(67)
参加攻打郭岭寨战斗	(71)
“拉锯”战	(74)
一役解放孟津	(80)
建立村级人民政权	(84)
查田定产 实行合理负担	(87)
开展反匪反霸斗争	(91)
进行土地改革	(96)
解放初期的几次“扩军”工作	(99)
培养提拔青年干部	(102)
回忆宫文斌同志	(106)
第一次整风	(113)
吴芝圃考察吴福祥农业社	(116)
两次到中南学习	(122)
四区土改复查扩大化	(125)
苏联专家视察黄河	(127)
父母官的头等大事	(132)
洛阳北部四个区与孟津合并	(138)
建立朝阳烈士纪念碑	(142)

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46)
抗洪抢险	(157)
县城搬迁经过	(162)
毛主席接见了我	(167)
杨珏同志在寒亮	(175)
一次省委扩大会议	(181)
孟津开展反“五风”	(183)
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	(187)
回忆修建黄河大渠	(193)
高明山同志在孟津	(218)
文化革命经风雨	(226)
在洛宁故县水库工作	(230)
在嵩县工作	(232)
在洛阳地区百货站工作	(234)
参加全国首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236)
推广烟草生产 促进经济发展	(242)
在洛阳地区农业干部学校工作	(246)
革命伴侣	(248)
脉脉儿女情	(255)
安度晚年 奉献余热	(260)

幼年家况

1919年农历2月25日，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籍济源市坡头乡乔沟行政村、龙潭沟自然村。从幼年记事时，全家近20口人，种地近百亩。这里自然条件很差，山高沟深，土质瘠薄，缺水怕旱，交通闭塞，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风调雨顺，正常年景，收获可以免强度日，一遇灾荒，就是糠菜半年粮。家里喂着4头牲口，还有几十只羊。男耕女织，自种自食。

祖父为人忠厚正直，乐善好施，和睦乡里，待人至诚。平时不管自家多大困难，只要有亲友乡邻到我家借粮、借物，他从不拒绝。有些亲族还不起，他就不要了。因此，很受乡邻亲友的赞誉。祖父去世时，乡邻们为表达感恩戴德之情，给我祖父送来了一副“正直可风”的金字大匾，以示褒奖和纪念。

到了伯父和父亲这一代，老弟兄两个，由于受祖父传统教育影响，为人耿直，待人宽厚。伯父有点文化，深谋远虑，知书达礼，很受村人尊敬。按照长子继宗传统，祖父去世后，便由伯父管家。父亲的身体不大好，从小没上几天学，不识几个字，是个种地能手，一年四季除农忙外，都在山上放牧一群羊。我有3个姑姑，我记事时都已出嫁。伯母和母亲都是勤俭持家的农妇，为人善良，成年累月干家务做饭、做衣，辛苦操劳一生。我亲叔伯弟兄4人，我最小，大叔伯哥长我10多岁，二叔伯哥长我10来岁，三胞兄比我大几岁。当我六、七岁时，大哥是全家农业的主力，二哥、三哥协助劳动。叔伯姐妹10个，当时已结婚出嫁6个，还有我的两个叔伯侄子。在我家这一辈中，我是个幸运者，上有伯伯、父亲当家，中有哥哥姐姐劳动。使我有机会多上了几天学，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伯父平日管教很严。要求我们弟兄2个及叔伯侄儿共4个小辈，冬闲季节，到晚上点上煤油灯，读《朱子治家格言》、《小杂志》和《千字文》等。除了读书，还教育我们要尊老爱幼、孝

敬父母，给我们讲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和二十四孝等故事，讲处世做人的道理。要我们堂堂正正做人，一生都要办好事，不能办坏事。他引用书本上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要我们辛勤劳动，不能游手好闲，不能怕吃苦，又以《三字经》上的“蚕吐丝、蜂酿蜜、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来勉励我们。我7岁时，就跟着大人上山割草、放牛羊、拾柴火，到地里拾石头，参加田间劳动。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山里景色秀丽，自感乐趣无穷。

伯父办事公道，主张正义，处事不偏不倚，在村里很有威信。一次，有个姓杜的大户人家，家里埋葬祖宗三代人。要请人料理殡葬大事，但又怕给他大操大办挥霍浪费不放心。有人给他出主意，只有请我伯父来主持料理，既不铺张浪费，又能把事办好。当时伯父年事已高，不便前去。那个年轻人就给伯父跪下，苦苦哀求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伯父说：“我已经老了，实在办不动，不能指靠我。”那年轻人跪下不起来，说了很久，伯父答应后，年轻人才起来走了。到了门外，伯父又说：“我真不能去。”年

轻人便又回来跪下。最后，伯父实在推卸不下，只好带着我大哥一同去料理。

1929年，即民国18年，我们家乡遇到大旱，农业歉收，加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多，抓兵拉夫，社会动荡不安。人多户大不好度日。在这种情况下，伯父和父亲分了家。祖父在世时，就办好新旧两所住宅。新置宅院在临近蒋庄行政村刘岭自然村，和老宅地头相连。父亲对伯父说：“长子不出门，我到新宅院去住”。我们名义上分了家，实际上伯父仍然两头照顾，农活互相帮助耕种。一到冬天农闲时，我们小辈一天到晚经常在伯父家食宿，识字、念书、学珠算等。

伯父家人口多，劳力多。我家人口少，缺劳力。每年大忙季节，伯父家经常来帮助我家干活。他家粮食不够吃，父亲就送粮食给伯父。两家亲密相处，彼此不分，受到乡亲邻居的羡慕和赞誉。

我母亲在分家后，因过去操劳过度，缺乏营养，突然患病去世。父亲领着我弟兄2个、姐妹3人艰难度日。以后又来了继母娘，待我们和亲母亲一样好。这时已出嫁了两位姐姐，姐夫们都

来帮忙生产。

1940年，我胞兄突然病故，父亲气得害了病，没人种地料理家务。父亲叫我大姐和姐夫一家5口人，到我家住，带领做农活。因为我在外工作，指靠不住，父亲对我说：“既然你大姐回来到咱家，我承认给你姐15亩地和门外二孔窑为业。现在不能分家，在这里永远住下去，以作报酬。我去世后，你们可不能不给，咱一家人全靠你大姐、姐夫劳动，不能忘恩负义”。1942年夏，父亲病故。我谨遵父命，将土地、土窑如数给我姐姐。1970年，我姐姐68岁病故，1980年，姐夫78岁病故，死后还葬到给他的土地上。我永远怀念姐姐、姐夫，他们对我家帮助太多太大了。